

铸魂丛书

ZHU HUN CONGSHU

奏响生命之歌 (修订版)

ZOU XIANG SHENGMING ZHI GE (Xiu Ding Ban)

吴运铎 / 口述

赵长安 / 代笔

云南教育出版社



铸魂丛书

ZHU HUN CONGSHU

奏响生命之歌 (修订版)

ZOU XIANG SHENGMING ZHI GE (Xiuding Ban)

吴运铎 / 口述

赵长安 / 代笔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奏响生命之歌/吴运铎口述; 赵长安代笔.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铸魂丛书/骀尼主编)

I. 奏… II. ①吴…②赵… III. ①传记文学—中  
国②吴运铎—生平事迹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5006 号

---

责任编辑/黄 敏

封面设计/高 伟

责任校对/马建生 吴华娟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璟

---

## 铸魂丛书

---

# 奏响生命之歌

(修 订 版)

---

吴运铎/口述

赵长安/代笔

---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0 字数: 225 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 - 6000

ISBN 7 - 5415 - 1679 - 1/G · 1400

---

定价: 15.00 元

---

# 序 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孔千疮，中国人民为了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兴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新时代是人民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艰苦创业的时代。新时代要人们为自己的幸福事业付出艰辛，更要求青年一代作出奉献。正在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种为追求崇高的理想而忘我献身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斗志、高尚圣洁的情操和残而完美的亮丽人生便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思想和行动的榜样。接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出版，再给人们亮出“活着就是为人民

付出”的价值观，更进一步激励中国青年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两部名著在中国兴起“保尔热”的同时，也就悄然地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新的样式——残疾人文学！

“残疾人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形成后，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界特别关注残疾人作家的培养和残疾人文学的发展。因此，保尔和“中国保尔”的文学现象一直在中国延伸着——残疾人中不断涌现出被誉为“当代吴运铎”的解青林、王树梁、王志冲、薛范、张海迪、史铁生、史光柱、王占君等一批作家。他们不仅仅以“中国保尔”的形象出现在文坛，而且影响着整个作家群体，教育、鼓舞着当代青年。鉴于残疾人作家所生活的时代和伤残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个人遭遇与奋斗历程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有个共性，即具有自己个性的身世记实。他们写自己残疾的一生或残疾一生中的各个侧面——诸如以超常人的坚强毅力去掐住厄运的喉咙，挑战肉体的疼痛，熨平心灵的创伤，不暴不弃，自强自立，关心现实，升华灵魂，抒发乐观的心绪，高唱生命的强音，涤荡世俗的讪笑，歌颂生活的美好，执著地创作出一篇篇一部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文学作品，来回答读者人为什么而活和怎样活才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个极富哲理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故此，他们的文学作品，能释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迸射出一种强大生命的绚丽火花，以启迪躯体健全的人去深省自己的不如，以感召五官正常的人去追求崇高的理想，以体现文学的热量和能量之所在。常有这样的奇迹，由于残疾人作家的作品与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一部书或书中的一句格言，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读者的一生！

正是这样，残疾人作家的作品，是自身奋斗的历史写照，“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人们怎样去评价它都不为过。这批作品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人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铸魂丛书”是残疾人作家的自传体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将残疾人作家的多部作品如此集中地出版，可说在中国出版史上罕见。此间应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文学”并非“自生”，而是当残疾人中立志于文学创作或初露文学才华的时候，就得到党和政府的精心呵护和亲切关怀，才终于登上文学殿堂的！所以，有位作家从肺腑里喊出了残疾人作家的共同心声：“党啊，是您给我本来一片漆黑的心房点燃一柄红烛！”

“铸魂丛书”的出版问世，无疑为繁荣“残疾人文学”开了个很好的头。中国作家协会和出版界定将继续把这一特殊的文学事业推上新的高度！

在“铸魂丛书”出版之际，让我们祝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从这套丛书中找到自己的榜样，以资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不致误入歧途；祝愿他们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做一个铮铮铁骨、义无反顾的英勇战士，阔步迈进二十一世纪。

1999年10月8日

# 目 录

## 序 言

## 第一章

### 1 童年的乐趣

## 第二章

### 12 勿忘国耻

## 第三章

### 23 劳动的开端

## 第四章

### 37 穷人的命朝不保夕

## 第五章

### 51 找党去,找部队去

I -----

## 第六章

59 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 第七章

69 边转移,边生产

## 第八章

79 建立子弹厂

## 第九章

88 第二次负伤

## 第十章

97 在地雷试验场

## 第十一章

105 研制新武器——枪榴弹

## 第十二章

117 拆卸八枚定时炸弹

## 第十三章

122 制造三十六门平射炮

## 第十四章

128 向北前进

## 第十五章

137 第三次负伤

## 第十六章

154 被誉为“中国的保尔”

## 第十七章

161 赴苏联学习

## 第十八章

171 第一任研究所所长

## 第十九章

184 “文化大革命”风暴

## 第二十章

194 看“草料场”

## 第二十一章

202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 第二十二章

215 祖国的花朵  
——关心少年儿童

## 第二十三章

223 失足不失志  
——关心工读青年

## 第二十四章

- 228 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关心病残青年

## 第二十五章

- 248 工作着是美丽的  
——关心走上社会的青年

## 第二十六章

- 260 交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  
——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

## 第二十七章

- 270 潜心磨铁砚

## 第二十八章

- 275 勇于剖析,不断进步

## 第二十九章

- 284 在新时期建功立业

## 吴运铎年谱

## 后记

## 主编寄语

## 再版后记

## 第一章 童年的乐趣

我的老家在湖北汉阳县蔡甸的柏林庄，又叫乌鸦岭。1954年我被选为武汉市人民代表。1955年，我回湖北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刚开完，王任重同志问我老家在什么地方，我说具体地点不清楚，听说在蔡甸。王任重同志说，你借这个机会，回去看一看。我说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工作又很忙，不准备回去了。他说，湖北省委办公厅打听到了，你不回去影响不好。

在他的关心下，我才决定回去看看。我的老家还特意派三名干部陪我一起回了蔡甸一趟。听家乡人讲，我祖父母住在柏林庄朱家祠堂围墙后面，用芦席搭的一间草棚子里。不知是否有田地，我估计有也不多。那次回去，家里什么也没有，只剩下我祖母的坟墓，已经塌了。

我父亲读过私塾。他念了几年，因为家

里穷得厉害，没法读下去，在汉口硚口摆过摊子。卖什么货，父母从来没有讲，我也不清楚。

我父亲为何由湖北去江西萍乡，我不大清楚。听说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大约在光绪年间，康有为等人搞维新，效法西洋。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慈禧太后反对维新派。有些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这些人都属洋务派。他们在上海搞起江南造船厂，在武昌搞了个纱厂，在汉阳建了一个炼钢厂、一个兵工厂，在大冶建起了大冶铁矿，在江西搞了个萍乡煤矿。他们把萍乡煤矿的煤炼成焦煤，运到大冶、汉阳炼铁和炼钢。在第一次欧洲大战时，各参战国像法国等，因战争使钢铁公司都停产了。打仗少不了钢铁，几个国家争着来中国买钢，于是汉阳钢厂挣了一笔大钱。汉阳钢厂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一是为我们国家生产了自己的钢，并可以轧制钢轨；二是为中国兴办大企业奠定了基础。要办现代化大企业，就要搞运输，就要修铁路，就要扩大产业工人队伍。从此，无产阶级产业大军开始兴起。

后来，由于企业生产经营一天比一天不景气，工人穷得没有饭吃。为生活所迫，不少人逃亡到我国南方最大的、半机械化采煤的安源煤矿。这时，我祖父已去世，家里生活更困难了。年轻的父亲为逃避饥寒，带着祖母跟着一大批人到了安源煤矿。他在煤矿运输股当职员，每天早出晚归，忙着工作。不久，祖母也去世了。

我母亲是汉阳人，姓万，她家在汉口开过绸缎铺。有一年，家里不幸遭了火灾，烧光了全部家产。母亲生了七个孩子，我是老三。

我母亲一个大字不识，是旧社会一个平平常常的家庭妇

女。她心地善良，淳朴本分，待人宽厚，成天围着锅台转，很少有闲着的工夫。她深爱着我们兄弟姐妹，企盼我们快快长大，光宗耀祖，门庭生辉，挣脱贫困的锁链，一家人能过上和和美美的团圆日子。

我于1917年1月17日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县的安源煤矿。童年是在安源煤矿度过的。我生于斯，长于斯，这座古老的矿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磨灭的印象。

小时候，我很调皮，胆子大，兴趣也颇多。春天，每当夜幕徐徐降临十里安源矿区，家家户户将要掌灯时分，我便趁父母不留神的时候，悄悄地溜出去找小伙伴们，商量到什么地方去掏屋檐下的家雀窝。我的那帮小伙伴，练出了一手掏家雀的本领，每次出击都能大胜而归。我们把掏来的家雀，或藏在帽子里，或捂在衣兜里。有时兴趣上来了拿在手里嬉戏，放飞玩；有时嘴馋了，索性烧熟吃了。那时候，穷孩子自有穷孩子的乐趣，穷孩子自有穷孩子的一番憧憬。

在夏天的夜里，我爱和小伙伴跑到安源山上去逮纺织娘；秋天，我常常和邻居家的小朋友斗蟋蟀。我还经常去抓莎鸡，扣蝓蝓。我自己编了一个好大的蝓蝓笼子，把抓来的蝓蝓关在里面，然后把笼子挂在树杈上，再去田里采丝瓜花喂蝓蝓。有时候，我还能像小松鼠一样，爬到两三丈高的树上捕知了。做着这些玩耍本来已经够快活、够开心的了，可我还觉得不过瘾，就约上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小伙伴，钻到旷野的草丛里逮长虫（蛇）。“哎呦，瞧呀！一条长虫！”不知是谁冷不丁惊叫一声。我听了赶忙跑过去，看着那条长虫往前弯曲地爬着，嘴里不停地吐着蛇芯子，显露出随时要咬人的凶相。我一点都不胆怯，轻手轻脚绕到它的后边，蹲下身来，抽冷子一把握住

它的尾巴尖，就使劲抡着转起圈来。小伙伴们一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瞧着我那满不在乎而又十分得意的神情，也都喜笑颜开了。他们不停地拍着巴掌，跟在我的身后，跳着，蹦着……

安源的夏季，有时闷得连一丝风都没有。每年仲夏之际，我宛如一条活蹦乱跳的泥鳅，天天都要跳进八方井那清澈的水池里游泳。我游得可自在了，忽而仰游，把小脑袋一半露出水面，两腮鼓得大大的，嘴里故意吐着水泡；忽而又恶作剧，滑稽地打起最原始的狗刨，“扑通通，扑通通……”，那沉稳而有节奏的击水声，吸引着我那些小伙伴们。随后，小赵、小丁和小仇等人，也都模仿着我的动作，鱼贯而后，其乐无穷。我们就像是水里的鱼，天上的鸟，在这美丽的大自然里，尽情嬉戏，遨游，吮吸着丰厚的养料。

一天中午，我到安源矿区水闸门外去玩。刚走到闸门口，只见小杨一不小心，从钢架子的闸门上跌进水里。小杨在水中慌了神，用手拼命搏击着，挣扎着，却无济于事。眼看他就要被水冲进涵洞，我急了，说时迟、那时快，从闸门上纵身跳进激流里。当我从水里探出头来喊小杨时，只见小杨两只白净的小脚丫露在水面。我飞快地一把抓住小杨的双脚，奋力地往后拽。这时，水流得似乎更凶猛，真像是要吞噬这个小小的生命。我使出全身的力气，顶住了急流，奋力地搏斗，才使小杨化险为夷。小杨被救上来了，脸色苍白，两腿像筛糠一样，不停地打哆嗦。我帮他拧干衣服上的水，让他静下心来休息一会儿，就把他送回家去了。

我家离煤矿的机器房不远，每天我都要去那里看看机器，也常去修理厂玩耍，去火车房的修理车间转转。若有几天不

去，心里就想得慌，空荡荡的，好像丢了魂似的；若是走一趟，我脑子里就增加了一点知识，生活中便添了几分乐趣，仿佛自己长大了许多。有时，我去修理厂看机器，半晌伫立在机器旁纹丝不动，看着工人师傅紧张地操作机器，听着机器的轰鸣，什么事都置于脑后了。我感觉每一台机器都很神秘，它们就如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要不，它们怎能永不停息地转动呢？它们为啥能够无休止地响个不停？它们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呢……这些疑问，在我那幼稚的心灵里成了不解之谜。

我的这些兴趣爱好，母亲是不大管的。她只教我要老老实实做人，多做善事。父亲却是反对的，在我们兄弟中挨打就成了我的专利。事实上，父亲的打骂，只能使我的皮肉受苦。借用一句政治语言：他既不能改变我的观念形态，也不能抹去我童年头脑里色彩斑斓的梦，更不能扭转我对人生、世道的看法，和对事业、生活的钟爱。

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不明白的事，总要追根究底。有一次，我父亲从外地买回来一只鸭子，拴在院子里的棚架底下。我看那鸭子长着白净的羽毛，挺逗人喜欢的，就想帮它解开绳子，跟它玩一玩。又听哥哥在一旁神秘兮兮地说：“鸭子会凫水，能在水面上跑来跑去，不沉底。”我感到很新奇，难道世界上真有那么“神”的鸭子吗？若是真的，那鸭子不就成了活神仙了吗？我不大相信哥哥的话。怎么来证明那鸭子会凫水呢？我蹑手蹑脚地跑到棚架底下给鸭子松了绑，抱起它一溜小跑，钻过喷水池的木栏，把它扔进煤窑直井前又长又宽的喷水池里。池水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加上电厂隆隆的机器声，吓得鸭子在水池里嘎嘎直叫，乱蹿乱跳。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他很生气，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人们走在路上被太阳晒得直冒汗。我躲在自家院里的树阴下玩耍，母亲走过来说：“小三，给你一块蒸熟的白薯。”我接过白薯，剥了皮，便大口大口地吃。这当儿，我意外地发现地上的白薯皮被几十只蚂蚁用头顶着向前移动。薯皮太重了，半天也移动不了多远。这时，我看见有的蚂蚁泄气了，爬走了。我低着头仔细观察着，心想，这些蚂蚁搬不动白薯皮，能善罢甘休吗？它们肯定是回去“汇报”，准备搬援兵来的。我便顺着蚂蚁爬去的方向，寻觅着。果不其然，那些蚂蚁爬进一个大蚂蚁窝里了。我想，这些蚂蚁会怎样“汇报”呢？若能听听他们都“汇报”些什么，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话多有趣呀！于是，我便双膝跪地，两手撑着地面，耳朵贴近那蚂蚁窝，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听它们“说”什么……不知听了多长时间，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我跪在地上，猜我又在淘气，就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照我屁股踢了两脚。我回头一看，父亲那严峻的面孔使我不寒而栗，我起身就往外跑。太遗憾了，我那回没有听到蚂蚁的“汇报”。

我经常去工厂里的各车间玩耍，时间长了，和一些工人叔叔、伯伯都混得挺熟。我常把脑子里的疑问一个一个地提出来，请叔叔、伯伯给解答。叔叔、伯伯们都觉得我机灵好玩，除解答我提出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外，还常常送给我一些我喜欢的铁家什。我把这一件件小家什带回家，保存起来。日子久了，我家里那个小木箱变成了“聚宝箱”，于是，我就在家里开了一个“玩具工厂”。这个“工厂”，工具有余而原材料不足，怎么办？我思谋着可不可以到东山“玻房”（外国人住的招待所）的垃圾箱里去找一找。不出所料，垃圾箱里五花

八门，什么东西都有。我从那儿捡到一些罐头盒、铁丝，奇形怪状的铁片、铁条……回家后，我用妈妈的大剪刀把罐头盒子铰开，做了一个口哨。口哨做成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把它拿给妈妈看，说：“这是我的发明创造！”妈妈笑着说：“你这孩子真淘气，没有闲着的时候！”我细细端详着手里的小口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便拿起它跑出家门，使劲地在街上吹起来。尖利的哨声，清脆悦耳。我暗自琢磨：这一次，小伙伴们一定会循声跑来，准会羡慕我，夸奖我。谁料，这一吹，竟惹了很大的麻烦。矿上八方井围墙外的矿警听到我的口哨声，以为是出了事，报警求援，便一个个气喘吁吁地朝我跑来。矿警们跑到我跟前一看，立刻火冒三丈。他们把我连推带搽弄到矿警东局，拘留在一间牢房里。我懵懵懂懂，还没有弄清是咋回事。

几个小时以后，我的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地叫，就跟矿警吵着要饭吃。这时，一个年龄大些的矿警走过来，问我犯了什么罪，我抱怨地说：“我在家门口吹几声自己做的小口哨，不一会儿，矿警都向我跑来，说我是成心捣乱，搞破坏，扰乱治安，把我弄到这里。我犯了哪一条规矩？”这个老矿警听了，摇摇头，觉得好笑，又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一番，大概看我是个孩子，训了几句，就把我放出来了。此后，我就记下了矿警欠我的这笔冤枉债，我从心底里恨透了矿警。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不大不小的事，让父亲很恼火，经常厉声训斥我。但是，每当他教训我的时候，母亲脸上都表现出老大的不高兴，想办法护着我，怕我挨打。其实，父母都是为我好，却因管教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经常发生口角。父亲为收回我那颗玩野的心，使家里少为我操些心，在我6岁那年春